

卷二

第一回

嫩江半雲友輯
鷓鴣草菱俗生聞

白眉仙庭燎雪鼓

黃犢客角掛珊瑚

詩曰：綠臆虛。

苑鳥消長晝。

舞劍發寒光。

誰憐瘦。

緬茲宇內人。

皆昔衣冠貴。

變滄桑。

面目渾忘舊。

甘自豨其地。

心先默。

才士振頽波。

洗却乾坤塊。

亦開頤。

莫把雙眉鎖。

歸酒對殘縵。

書名 引鳳簫十六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半雲友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9
編號 D8662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引鳳簫十六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79(2)

引鳳齋

第五回

經腹客香閨北夢

詩曰。石臺蕉影靜玲瓏。

藜附老藤堪作杖。

寒花霜後容多白。

何處秋聲今最好。

却說白眉仙將馬繫於門內。同老僧直進方丈。敘禮坐。

楓江半雲友輯
鶴草菱谷生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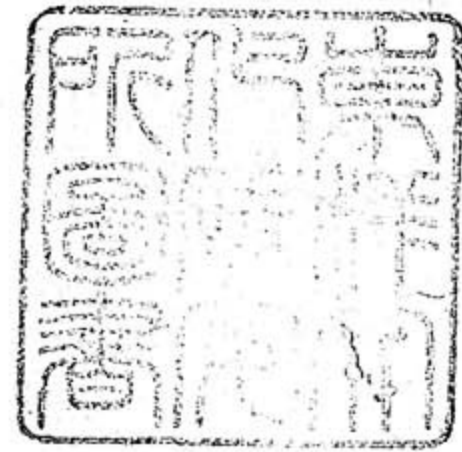
瑣尾人粉壁題情

偶到東籬話醉醒

橫圍刺棘漸成屏

騷客貧餘眼倍青

杵砧月下漫丁



科 2016

下老僧問道。敢問相公尊姓大名。貴邦何處。眉仙道。小生姓白名引。號眉仙。青州樂安縣人。老僧道。何投宿之晚。眉仙道。小生老父曾為御史。因諫行新法。朝廷拿問。不知為甚。在獄不見。又來拿小生。我只得出奔。又不識路徑。任馬所行。故來到上刹。已臨晚矣。意欲借榻一宵。便問道。請問老師法號。法臘幾何。有幾位高徒。老僧道。貧僧號空如。浮生五十二歲。前有兩個小徒。一個還俗。一個早喪。今只得又收一個。名了緣。年將二十。尚未落髮。與貧僧只師徒二人。遂命一道人喚小師父來相見。又命道人帶馬進來歇於廊下。少頃了緣進來相見。眉仙視那了緣。年紀只好二十上下。貌頗美。只是兩眼。殺氣不像個正氣人。叙了幾句閑話。空如命他到厨下。分付道人備夜飯去。又問眉仙道。相公方進門時。為何道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之句。又說不意二語。應於此地。此意為何。眉仙道。小生昔年因踏雪之興。同友人去看梅。不意於梅林中。遇一騎牛老人。自稱黃犢客。是從陳搏入山。脩養的。我即拜求指點。他說我非仙人。無所指點。只以數句詩賦告我。又贈我此珊瑚鞭子。說日後自有用處。不意策馬而來。到於上刹。二句詩恍然在目。已應驗於此。故不覺出之於言耳。空如點首道。如此

說老人必仙無疑。但相公如今要往何處去。眉山道小生不識路徑。無所定旨。此處尚不知是何地方。空如道這裏是杭州新城縣小庵離城止數里。眉山道原說杭州富饒之地。果然一路所見。比別處不同。空如道相公既無定旨。無所適從。小菴頗幽僻。空房又有在此。相公不如權住於此。眉山道若得老師如此相顧。小生忻幸無地。只是巨德何報。晚膳過。空如又命道人以菖料饌馬。遂揀殿後一間潔淨空房。與眉山為寓室。眉山遂下榻於中。明日早膳過。空如命了緣陪眉山四下閑玩。走出殿前。只見廊下那匹馬。口吐卷歛橫於地下。眉山

前看時。已是僵死。眉山尖驚道。我一路虧了這馬。今日驟死。亦覺可憐。空如同了緣。嗟嘆不已。命道人將馬藁葬於後園空地。上。眉山見馬已死了。仙語又應於此。遂決意留寓。取出白金二十兩。送與老僧。老僧堅却不受。眉山道。些須薄敬。算不得甚禮數。老師若不收。小生反不好寓於此。空如只得收下。從此把眉山倍加敬禮。一日眉山與了緣閑談。問了緣俗家何處。了緣道。吾父是應天府人。織机為業。只生得我一人。因有一老僧相我。有水厄。若送他出家。可免此難。我父聽了。彼時空如師父。在承法寺出家。我父就令我拜他為徒弟。原說長成

了。要還俗的。前年同師父到此沐雲庵。那時庵中無主。遂同我住於此。故此我尚未披剃。眉仙道原來有此緣。故二人又講些文義論些詩詞了。緣道詩意我亦頗曉得。但不甚精白。相公佳作。尚未請教。今日儘暇。又此清秋天氣。可一咏以賜教。眉仙說到此際詩興勃發。了緣磨起墨來。眉仙遂作秋光十詠。

其一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短籬。
樽酒抗歌時。不槿榮枯幹。
草煙多歷亂。蟋蟀出聲遲。
南山移座處。黃花傲瘦枝。

其二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小庭。
露井落梧青。鳳尾抽新籜。
海棠微醉雨。漫傍薜蘿醒。
石臺堆橘綠。雞冠伴老形。

其三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遠山。
木落澗聲潺。柿實供猿嘯。
擬乘探桂興。試為一登攀。
雁過雲影薄。楓丹趁鶴閑。

其四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小池。
荷殘衣半卸。

蓉老露仍滋。香採菱花得。情歡鱸膾期。
翻、歌水石。蘋蓼漫相思。

其五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竹林。花屏夢蝶少。
團扇逐蠅忙。瑟、衾威冷。法、月色涼。
漫嫌鄰笛苦。砧杵更鏘。

其六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小齋。茱萸方採實。
葵藿自甘懷。野密傾空石。香橙落滿堦。
謝槐黃色雨。常是泥芒鞋。

其七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客居。草枯難秣馬。
水涸阻書魚。荔曲悲風動。尊美鄉思餘。
愁城戒莫入。酒國且停車。

其八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小園。香堆肥巨束。
憂掃種多萱。籬落青衣熟。秣均紅葉翻。
豆花蛩雨急。蟻渡出頰垣。

其九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野田。黃鸝時啄黍。

白屋曉炊煙。社鼓蛙聲度。燈檠火連。
釀成誇上茗。拚却醉豐年。

其十

一歲秋光好。秋光到梵宮。黃柑呈露菓。
貝葉譯松風。幽竹通清磬。涼蟬度曉鐘。
經霜蘆已折。堪作渡江蓬。

吟畢了緣大驚嘆服道。相公這樣大才。世不多見。真斯世之獨步也。眉仙謙讓。遂問杭城詩詞何人最著名了。緣道。有一個魏相公。名玉。號非瑕。此人少年豪傑。最喜結交。但詩才也不及白相公。只有一個女才子。乃本

金侍郎之女。名喚鳳娘。年方十七歲。少時曾寄名於本庵。立帝。故每年三月初三。立帝生辰。必來進香。又有一侍婢。不知甚名。亦容貌工妍。同小姐吟詩作賦。杭城算他是女才子。眉仙聽了。點頭唯稱奇。且說那金鳳娘。乃度支侍郎。後建州安置的金用武之長女。夫。胡氏。先生鳳娘。猶如掌上之珍。那胡夫人原通文墨。自己訓導鳳娘。那鳳娘天生穎悟。十歲上就會吟詩。長成得天姿國色。胡夫人又生一子。小字鶴郎。此時方六歲。那侍婢名喚霞簫。長鳳娘一歲。亦詩詞電掣。絕洽風流。與鳳娘相得。猶如姊妹一般。那鳳娘又幽閒貞靜。舉動必真。

胡夫人。一日霞簫對鳳娘道。小姐後園池中。荷花盛開。可去一遊。鳳娘遂稟知夫人。然後同霞簫來園中遊玩。霞簫手執紈扇。來到池邊。鳳娘對霞簫道。你看池中荷花。紅白二種。紅的色如霞。白的色如雪。又見數對鴛鴦。交頸睡於池中石上。霞簫道。小姐你看鴛鴦成對。猶如我與小姐。坐則同坐。起則並行。鳳娘道。痴子。只說交頸鴛鴦。好像我二人。不知交頸中更有不同者。此時五月上旬。雖非甚暑。亦覺微熱。鳳娘賞玩一番。遂於蕉陰深處。太湖石上坐着。對霞簫道。我有些口燥。你且把紈扇與我。你去拿壺茶來。霞簫去了。鳳娘於石上。覺得困倦。

打呵欠。只見園門中。走進一老人。騎於黃犢之上。隨一美少年。手拿着珊瑚鞭。漸近看時。那少年兩條白眉毛。老人道。小姐後日。絲蘿附喬木。即此人也。回顧少年道。可將這鞭贈與小姐。那少年走近前來。將鞭授與小姐。鳳娘一驚醒來。乃是一夢。鳳娘道。方纔與霞簫講話。怎麼就睡了去。又記得老人之言。正沉吟間。霞簫捧茶至。問道。小姐你說些什麼。鳳娘把夢中之事。直告霞簫道。天賜良姻。後必有驗。鳳娘吃了茶。又閑玩一番。而回。霞簫將前夢細述與胡夫人。夫人亦覺駭異。蓋鳳娘才貌雙全。又有德行。年將及笄。緣何無人求婚。大凡世

人眼孔淺。見金公得罪朝廷。貶逐在外。又見金家產業
淡薄。故此鳳娘有此才貌。無人連姻。也是天緣。該與白
生為夫婦的。且說眉仙在牧雲庵中。日逐吟詩作賦。不
覺過了月餘。已是初冬天氣。一日了緣進來。與眉仙閑
談問道。相公兩日。又必有佳作。眉仙道。昨日因立冬。偶
賦得一篇五言古風。了緣索看。因不曾錄出。眉仙將本
藁呈看。了緣見詩集面上。寫着珊瑚鞭集三字。了緣問道。
詩集何取此名。眉仙指牀頭錦囊。藏着的珊瑚鞭子道。
此仙師所贈。不敢忘之。故以名集。并說一路藉此勸之
力。了緣點頭道。原來有此緣故。遂招開詩集看時。

甚多不能盡閱。止看初冬五言古風道。

朔風吹。寒氣透牕鎖。楓盡覺林空。

黃菊收殘朵。朝來增薄線。漸愛擁爐火。

樽中取白醪。黃蘘亦口可。座因待客來。

盃飾虛留左。醉狎天地寬。白眼忘爾我。

舞劍開雙眉。愁神驅必果。掀髯嘯一聲。

浩氣都包裹。長吟正月篇。煢獨頽哀哥。

君不見。辛勤空歲農。手足俱孿跛。急輸租稅呼。

珠粒無遺顆。糠糝帶夜春。破衲任程贏。

荷鋤戰栗歸。門啓蘆簾頗。猶然相告勸。

隴頭麥婀娜。蕭々苑樹荒。窄途多坎坷。

飢雀奪祭餘。昏鴉噪城堞。庸々斯世人。

賢奸欲測叵。吾道生一陽。霞灰動方岳。

看畢了緣道。這樣妙詩。不寫來粘貼。枉自理沒了。遂去

取素箋一幅。求眉仙寫出。眉仙再三不肯。勉強只得寫

了。了緣猶如珍寶一般。拿去粘於客堂中粉壁上。一日

城中有一個少年詩俠。同着幾個朋友。來庵中間玩。空

如迎坐於客堂中。獻茶罷。那少年見了壁上的詩。立起

身看了。又看問空如道。這詩是寓客做的麼。空如道。這

是一個寓客做的。少年又問道。如今可在。空如道。這

只見眉仙翻々而至。空如道。白相公來了。那少年見詩

後寫着白眉仙名號。聽見空如說了。就曉得是眉仙忙

對眉仙施禮。眉仙亦忙答禮。並不知那少年是何人。且

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西序賓以牛易馬

北牕夢致雨騰雲

詩曰。林館風薰酒易醒。

日長閑坐倚圍屏。

池深水色臨軒綠。

山送嵐光入座青。

好鳥啼春棲茂樹。

諸生受業聽談經。

耽詩更有驚人句。

吟苦從教兩鬢星。

且說白眉仙進門來。少年忙施禮。眉仙亦答禮。不迭少年開口道。小弟適瞻華章。不勝羨慕。真我杭城所未見。世不多得者。眉仙道。枉承謬譽。實不副名。敢問仁兄尊姓。貴號尚未瞻依。眉勝景仰。少年道。小弟姓魏。名玉。號非瑕。即本縣人。少曾讀書。因老父早逝。遂棄舉業。惟日夕與二三友。詩酒陶情耳。眉仙又與各友叙禮。都道姓。非瑕。又問眉仙。因甚寓此。眉仙遂將白公彼難自己。脫逃馬死留寓之事。細述一番。非瑕道。吾兄寓此。不願不如致傲寓去。權住幾時。小弟亦便朝夕薰炙。眉仙辭。

又將仙師所贈詩。讀應於此。庵之意。細陳非瑕。稱奇。遂不敢相強。又於眉仙寓室中。遍玩一番。臨別去。又對眉仙道。小弟客日索誠。晉謁。今日告辭。遂相訂而別。眉仙於庵中。過了殘冬。不覺已屆仲春。天氣。眉仙一日閑步出庵門。只見池邊柳色青楚。漸拂行人之首。牆角桃容灼灼。偏宜室家之思。吟哦未畢。忽聽得二三人喧咲而來。在前一個是魏非瑕。後二人不知是誰。眉仙見了。迎入寓室。敘禮坐下。眉仙問非瑕道。二君高姓尊號。非瑕道。一姓何。名爾彥。號聖之。一姓沈。名飛。號雲鵬。皆本縣有名詞客。前日因小弟說及白兄。故特共來一

訪。又托相契連名刺亦不投了。三人謙讓一番。非瑕道弟有一事。奉瀆眉兄。如今西湖中。遊舫歌妓。日。鬧熱弟亦買得一小舟。欲屈眉兄去賞玩。留連數日而返。故特來稟知。乞即發駕。眉仙道弟亦久聞西湖之勝。欲去一遊。今得附驥絕妙。只何敢攪擾。非瑕道既成相契。不必太拘。遂促眉仙同去。眉仙遂別空如與了緣。把寓房檢鎖。同三人出門。竟自遊西湖去了。此時是二月下旬。不消幾日。早已三月初三到了。乃玄帝生辰之日。那金鳳娘稟知胡夫人。命家中一老僕去脩香燭錢馬。同霞簫都捧。乘暖轎。叫老僕跟隨而去。不幾時。已到了故

雲庵。那庵昔年。原是金家香火院。今因金公出貶。無甚錢糧。就覺清淨。亦無甚燒香男婦。鳳娘與霞簫進庵去。燒了香。拜禱已畢。空如來問訊了。鳳娘四下閑玩。轉入客堂。見了粉壁上的詩。細看一番。讚。稱美。看至後面。見寫着齊東寓客白眉仙草。鳳娘失驚。對霞簫道。我前得夢有個白眉少年。今此生喚做白眉仙。也有些奇怪。遂熟玩此詩。道道人獻茶點。霞簫問道。這牆上的詩。是何人做的。道人答是個白相公做的。今朋友拉他遊西湖去了。後殿側邊一間。便是他寓室。霞簫也不再問。對鳳娘道。我與小姐去看他寓所如何。二人遂同到寓房。

外見門鎖着。門邊一帶紙牕。霞簫將手指剔破牕紙。的裏張時。圖書四壁。几榻淨潔。牀頭懸一錦囊。藏一鞭子。露出半截珊瑚柄兒。指向鳳娘道。小姐前說珊瑚鞭子。這不是麼。鳳娘看時。果然與夢中所見的無異。各驚駭。又開玩一番。遂上了轎。老僕從後而歸。拜見了夫人。鳳娘回房去。與霞簫商議道。姻緣大分是此人。只不好對母親說得。又况此人。怎知我二人心事。你向有巧計。今計將安出。霞簫想一。想道。今鶴郎年七歲。夫人前日說要聘師。小姐可錄出所記的詩。與夫人看。且不要說是白生做的。只說是寓於牧雲庵。姓秋號金色之人。做的。暗藏着白生名號。若聘得來時。更察其為人。邪正行止。可否。婚姻乃百年大事。豈可以一夢之驗。遽將此身輕擲。采鳳娘聽了。來見夫人。將錄出的詩呈看。夫人大加賞贊道。此詩高古絕倫。是何人之作。鳳娘道。是牧雲庵中寓客。姓秋號金色者所作。昨因進香。見題於壁上。因錄以呈母親。夫人想了一想。說道。我想鶴郎。今已七歲。要聘一先生。此生既寓客館。殺必不論。豈善。又有此才。不如就聘他為西賓。你意如何。鳳娘道。母親所見極當。但今已三月。要聘宜作速。夫人就命擇日。鳳娘得司曆一看道。乃黃道開心吉日。就是初八罷。夫人遂

寫於聘書上。又取白金三兩，綵緡二端，同時於盒內作聘儀。又於書上寫明每年束金十六兩，節儀在外。命老僕携盒去聘。老僕到了庵中，見寂無一人。遂喚問道：「秋相公在麼？」誰知這日眉仙尚未回。空如去鄰間人家念經，道人亦隨去了。只有了緣在庵，因獨坐無聊，思量父親怎麼不取我回去。又思還俗的光景，虛興頓發。把前日眉仙遺下的舊巾戴在頭上，對鏡想道：「我若還俗，必定戴巾好看。側頭擺腦，正在那裡做醜態。忽聽得人呼喚之聲，遂忘了頭上戴巾。忙奔出來，老僕見他身穿絹衣，頭上戴巾，面龐清秀，認做秋生，遂唱喏道：「秋相公，我

金家送聘禮在此，請相公去坐館。」了緣聽了這話，方知頭上戴着巾。一時不好說明，只得含糊應道：「你是那金家老僕，道是城中金侍郎家了緣，已知是鳳娘家，遂喚老僕坐於客堂。自己携盒進去，思量道：「庵中沒甚姓秋，的怎麼喚我做秋相公？」又想道：「必是白相公，但小姐改姓，請他去坐館，必有緣故。且喜無人在家，我又適戴了巾，竟認做姓秋，的也不妨。且聘書上寫每年束金十六兩，節禮在外，也有得用了。且說初八坐館，到那日我竟自去也不妨。算計停當，出了盒兒，又作一小封，上寫使金二星携盒出來，對老僕道：「庵中無人慢你，替我多拜

上夫人。到初八日。也不消你再來。我客居於此。來時慢
你。我竟自來便了。盒中小封送你。算杯茶意。老僕見有
腳錢。歡喜致謝而去。了緣將絲繒藏過。聘儀換封。又假
作一封家書。算計停當。只得除下了巾。換僧帽戴了。那
夜空如直至更餘方回。了緣將假書與空如看。又說寄
來盤費銀三兩。因父親死了。叫我回去治喪事。空如看
了書。又見了銀子。信以為實。反流下淚。了緣亦假意悲
哭。又道。今日來的是我族弟。要我今日就同去。我因師
父不在。着他先回去了。明日遂別空如。要行。空如道。須
帶行囊去了。了緣道。我完了喪事就來的。行囊不消帶得。
誰知絲繒已藏在身邊。空如認做真心。反覺不捨。流下
淚來。送他出門。了緣忙忙而去。竟潛入城中。寓於旅店。
將聘金買了頭巾衣裳鞋襪。又將絲繒裁做如式新衣。
到了初八日。店吃了早飯。打扮齊整。搖擺到金家
來。早有老僕見了。進去通報。夫人道。真個信士。果然自
來。遂命侍婢紅英。扶着鶴郎出來拜見先生。夫人先見
了禮。然後命鶴郎拜見。秋生傍立還禮。夫人道。小兒茅
塞。望相公用心訓誨。感德無涯。秋生低頭謙謝。夫人自
進去了。遂於南邊一廂作館。北邊一廂作臥室。進館後。
秋生將鶴郎取名。寫於書法上。晚間放學進去。鳳娘

見了書法上名字。不覺失聲。咲道。此生何意取此僻字。霞簫道。自古詩人多狂。此亦見其狂耳。二人咲說不題。且說眉仙直至三月下旬方回。知了緣為父奔喪去了。那了緣日常反覺寂寞。誰知了緣竟冒名為西賓去了。那了緣竟認作姓秋。在館中日夕訓誨金永。他一心只想着小姐與霞簫。只是

侯門深似海。

不許外人敲。

秋生亦只空想。誰知夫人身邊一侍婢。名喚紅英。年紀十八九歲。生得豐艷。風月之興甚濃。只是家中無男子往來。此心不能展舒。前坐館之日。領金永拜先生。見秋

生年紀正少。容貌可觀。就有心與他通情。一日。老

出外。無人送中膳。夫人命他送去。紅英將膳排於卧房

桌上。走到館中。對秋生道。相公去請中膳。秋生帶咲問

道。姐。喚甚名字。向不出來。今日到此。實我萬幸。紅英

生性平巧。見出語。蹊蹊掩口。咲道。我喚做紅英。今日老

僕出外。故我送中膳來。相公問要怎麼。秋生道。何不

下英字為娘字更妙。紅英把眼斜皺了皺。領着金永進

去了。秋生到房中去進膳。思量道。那姐。這個光景。像

是有心的。若再出來。必用心勾引他。紅英為忘帶了

送進房來。秋生忙立起。咲迎道。紅姐。怎麼又來。這

飯都吃不下。紅英亦咲答道。因知相公吃飯不下。故
送茶來。秋生遂向前撲住道。知心姐。抱至床上。寒
紅英只咲而不言。任他所為。秋生忙褪下內衣。玉麈
然。雪牝挺露。陰井渥丹。火齊珠噴。紅英情逸。聲嬌。秋生
興酣力猛。紅英道。饒了我。去得便再來。秋生只得放
起來。紅英反挽住秋生頸。不捨與秋生接唇吐舌。二人
俱酥麻呆睜。秋生恐金汞出來。紅英忙收拾器具而去。
又回轉頭視秋生。微咲適金汞亦出來。二人遂散。秋生
自此一番。日夜思想紅英。紅英亦自此。雖老僕在家。他
搶前送茶送飯至館中。不時與秋生偷會。一日。庭中
菊盛開。紅英出來採花。尚未梳洗。雲髮鬆。更覺嬌媚。
秋生見之。忙到庭中。勾着紅英頸。問道。小姐身邊。簪
道。怎麼再不出來。紅英道。他日。同小姐在後樓上。吟
詩作賦。怎得出來。秋生道。我久慕此二人。小姐或不能
霞姐。你可有甚計。致我一通麼。紅英啐了。啐道。你正所
謂得隴望蜀。貪淫無恥。秋生道。果是我失言。大姐尚未
盡歡。怎麼又起癡想。紅英摘數朵茉莉花。與他戴了。臨
進去。對秋生道。方纔我不是撻酸之意。若得他同我。
亦好圖長久之樂。若霞姐有可下手之處。我即來報你。
成與不成。看你的本事。秋生咲道。我的本事。紅姐。已

曉得的。今後只不要討饒了。紅英打他一下。笑進去了。秋生自紅英說出此言。反口上。豈與霞簫敘情未可曾得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千詠難酬覺踴躍

一詞重翻知真贗

詩曰。海內知名歲已深。

荆州初識未論心。

半生踪跡居鄉里。

一代文章敵翰林。

無客自邀明月飲。

有詩常對白雲吟。

書齋只在橫溪上。

誰擬春晴策杖尋。

却說鳳娘與霞簫日逐吟詩作賦。戲謔陶情。一日霞

對鳳娘道。白相公在此月餘。尚未通音信。可將一事探

真才學品。致何如。鳳娘道。以何探之。霞簫道。可將一東

白紙扇。只說送客禮的。叫紅英拿去。與他寫。我那時躡

足潛隨者。他如何待紅英。鳳娘允諾。遂喚紅英。付扇與

他。告其所以。紅英欣然而去。霞簫隨後斂足而行。只見

紅英至館中。秋生咲容。可掬。低聲問數語。紅英應之。含

糊不甚聽得。紅英遞與扇子。各密語數句。四目相視。都

有眷戀的光景。秋生磨起墨來。沉吟半晌。濡毫揭扇。欲

書只帶咲。注視紅英。紅英亦咲臉相照。又一回。方舉筆

而書。寫了數字。停筆。又呆視紅英。暗咲。寫完。欲遞與紅

英又不捨。紅英來接扇。把手捏一把。終付扇子。紅英拿扇在手。欲行又立住。二人只相顧而笑。紅英又回轉頭見秋生。秋生注目送之。二人兀有眷戀之意。霞簫竊視心上疑惑。見紅英欲出來。只得先回到樓上。將所見光景。述與鳳娘。俱猜疑不定。又停一回。紅英手拿扇上樓來。遞與鳳娘。鳳娘揭開看時。上寫道。

俄看霏々染翠簾。

蘭芽初茁恨堪憐。

乾坤返照秋金色。

山水相瑩曉玉光。

凍筆總濡半點黑。

薰爐且酌一瓢黃。

注梅枝上渾鋪白。

引却寒葩敵素粧。

鳳娘道原來是一首雪詩。文義頗通。字亦可觀。只是此

夏綠何寫雪詩。後又不落名款。不寫詩題。必心有別用。

都忘懷耳。霞簫道紅姐美貌似雪。秋相公為你而寫此

詩。紅英聽了。面色漲紅。竟自去了。二人愈疑。且說秋生

與紅英。宣淫已久。何見了。不露些醜態。蓋因金永在傍。

恐他知覺。故二人只是注目與眷戀。難捨扇上的詩。是

秋生在庵時。朋友送他看的。他記得。故此不啻時景。寫

在扇上。支吾。至于字體。自古道。官不嫌字醜。他益托賴

竟寫。故此鳳娘尚未識。破時。池中荷花盛開。霞簫同鳳

娘去看。霞簫道。小姐舊年於此得夢。今其人已在。只未

訂良姻。小姐何不即景一詠。令白生和韻。就知他真才實學。遂將筆硯素箋。二人坐於太湖石上。鳳娘援筆。遂成荷亭十詠。

其一

日漾紅霞狎白鷗。
清香幾醒雙鴛夢。

漫將遺愛託鴛鴦。
唱徹菱歌叶遠洲。

其二

擬向池邊倒一簫。
試看浩蕩蓮舟客。

白雲忙曳半帆風。
幾問人間借片蓬。

其三

幽篁之下客彈琴。
十二欄杆誰共倚。

絃動荷風葉捲音。
藕塘蛙鼓伴清吟。

其四

養得蒼松一徑偏。
舞來荷影細如動。

戛然鳴鶴石知年。
野榜榆陰啄賞錢。

其五

裁來燕剪製荷衣。
一網漁歌一棹歸。

採了蘋蕪鱖正肥。
滄浪針照舊柴扉。

其六

鳴榔喚起採蓮舟。

好幅青山一水秋。

序 卷二
憶昔吳宮西子面。

可亭只有髻雲留。

其七

養就龍魚欲脫胎。

風蕭蕭瑟起雲雷。

石臺過雨蝸涎滑。

看處鱗啟長綠苔。

其八

寂：槐陰覆竹牀。

一簾蝶翅蹴葵黃。

詠成團扇涼生袂。

翠色對文時舊粧。

其九

芙蓉露冷滴殘裝。

整鈞何如學龍鴦。

曾記烹芹酌月夜。

紫簫吹徹扣舷飛。

其十

卸盡紅衣並蒂香。

好看鸚鵡翼翅長。

蟬聲幾度驚梧葉。

繞樹荷亭雁度涼。

霞簫道小姐這樣大才。頃刻成十詠。未知白生可能效

顰。遂錄好歸房去。命紅英拿去與秋生和韻。紅英來到

館中。對秋生道。頭場題目出了。秋生驚問。紅英取出十

詠。并說和韻之意。秋生聽了。目睜口呆。半晌道。好姐。

與我方便一聲。只說我兩日思家憂悶。無甚心緒。留在

此。容我慢慢的和。紅英遂將此意述與小姐。霞簫道。聞

得白生詩才甚妙。今日何故推托。鳳娘道。無心緒。亦有

之。只看他和來如何。那秋生把十咏細看。意不甚解。欲和茫然。益覺憂悶。過了幾日。竟一首也和不出。想道。不如竟說不善和韻。胡亂做了一首塞責便了。遂做了一首絕句。改了又改。終改得完。紅英已來索詩。秋生道。你去只說我不善和韻。又沒心緒。和來恐不好。故另做一首。請政少頃到我房中來。竭力謝你。紅英啐了一聲。拿詩獻與小姐。述以前言。二人不覺失笑。看時原詩中。只有一詩。鳳道。

葉小如錢滿綠池。

開出花色若塗硃。

兩隻鴛鴦東西浴。

一箇若昂。為覓雌。

二人看畢。大咲不止。霞蕭道。此算不得甚詩。與那壁上的大不相同。難道和韻和不到。故都做不好了。鳳娘道。非也。必是別人做的。他冒名寫在壁上。又道。怎麼前日扇上的原看得過。嘆是了。想是央人改正的。故將來寫於壁上。今日不得央人改正。故本相都發見出來。說罷。又把此詩來看。越看越好。咲。又見後面二句。暗藏來合之意。鳳娘不悅起來。對霞蕭道。他詩和不到。尚不知惶愧。反生淫垢之心。但特地聘來。不多幾日。未好就辭他。且由他住着便了。紅英遂將此一席話。述與秋生。秋生聽了。亦覺跼踏不安。

此絕了引誘霞蕭的念

頭捉空只與紅英偷合消却日子。再說眉仙在庵中。有人來求他作壽文祭章。寫扇子柬帖。絡繹不絕。送的筆資用度之外。都與空如。故住有年餘。愈加敬禮。那時是中秋望夜。眉仙去邀魏非瑕。何聖之。沈雲鵬。輩來賞月。擺桌於中庭。呼盧浮白。暢飲將酣。非瑕道。眉兄詩詞俱已見教。只古作未聞。今對此明月。不作一序。何以誌我等勝賞。眉仙大喜。遂取筆視。就於席間作中秋望夜玩月序。其序云。

試觀天地之序。繞過流火。未屆授衣。正金風玉露。生寒。明蟾擅勝之秋也。欲謀宵事之樂。能不開

北牖而觀竹影參差。螢光熠燿。更梧桐之雨葉。散落井傍乎。用是滌茶鐺。許雀舌。小酌。以尾而理絲桐。不覺開庭苔蘚之間。玉兔徜徉久矣。漸看走入西欄東。倏登几上。回到硯池之側。見友人毛穎。不覺悲泣曰。爾亦耨徒。何被竹林教子。既為吞墨之魚乎。茲地不可久留。遂避去而眠於書榻。手携燈燭之。已不見。但見露凝濕桂。數點殘星。明滅於河漢間耳。是必乘槎直上蟾宮。問嫦娥而取此狡兔。免使人間論盈缺也。

眉仙頃刻成了一序。三友拍手稱奇。洗盞更酌。直至

方既白而散。從此眉仙的名益著。拜望的接踵而至。眉仙一日思量道。我舊年此時至此。今將一週。不知我父在獄不見。何所下落。又母親在家。雖托二友。未知安否。如何。我因仙語。故寓於此。只何日得了。欲要回去。又不最歸。憂愁難遣。遂步於客堂。將夜間所作西江月一詞。書於牆上。

梧葉驚翻蟾影。

蘆花淒訴風威。

忘機鷗鳥自得徊。

山色湖光嫵媚。

雁唳含情種。

鐘聲喚夢誰。

嗚來鵲尾繞羅幃。

衾枕半牀閑倚。

書畢欲落款。心下想道。前書寓客。今我未卜歸期。何物之有。遂直書眉仙白引題。自此於庵中。又有魏非瑕何聖之輩。請他去看楓葉。賞雪景。不覺又過一年。那秋生在金家。到了年終。解了館。竟不回去。過了新年元宵。依舊坐館。過了幾時。早又是三月初三。到了。鳳娘又同霞簫。仍喚老僕跟轎而去。到牧雲庵。進香過了。想起白生荷花詩之可咲。遂到客堂中來。看舊年壁上的詩。指向霞簫道。此詩儘好。只見那壁上。又有數行字。走近前看時。乃是一首西江月詩。後面寫着眉仙白引題。鳳娘大驚道。白生在我家。又不曾來。此為何。又題此詞於壁上。

事屬可疑。霞簫道：「可同到前寓室去看。」二人踵步而來。見寓室房門開着，中坐一少年。在那裡寫扇子。鳳娘遠立一張，只見那少年面龐與夢中所見的一樣。牀頭原掛着錦囊，中有珊瑚鞭子。二人大驚，又恐少年知覺，忙走出來。鳳娘道：「珊瑚鞭既在，必是真白生無疑。但我家處館的是誰？」二人正在疑惑不定。適道人送午飯與眉仙吃。霞簫問道：「送飯與何人吃？」道人說：「送與白相公吃。」霞簫又假意再問道：「我舊年來你庵中，還有一個少年寓客，如今去了麼？」道人想：「一想要道沒有，又想一想道：『這是我老師徒弟，名了緣，他是不曾落髮的。』」舊年三月

中間已回家去了。今年尚未來。今日我師父出去，沒人在庵。小姐來，甚是有慢。霞簫曉得其中緣故，遂對道人說：「你去罷，我們亦要回去了。」遂喚老僕打轎，同鳳娘一齊回去。未知二人知此消息，回來如何發放秋生，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詰鴻才海棠四種

訂大盟琥珀雙環

詩曰：昨夜霜風入緼袍。

苦吟長憶杜陵豪。

江城木落猿聲切。

澤國天空月色高。

自信巖丘諸事懶。

誰憐詩酒寸心勞。

松花亂落東城雨。

共聽鳴琴下九臯。

却說鳳娘到牧雲庵中進香。見白生在寓。知家中坐館的。是假冒的。回來與霞簫商議道。庵中少年。面貌與夢中所見的無異。又珊瑚鞭掛在床頭。必是真白生無疑了。但在我家坐館的。依道人之言。必是了緣。只是不好說破。如今當用何計去之。霞簫道。前送扇之時。我見他與紅英的光景。必是有情。可作一書。竟說他處師範之位。何起淫慝之心。紅英雖侍婢。亦不宜戲謔之。恐夫人知之。體面不雅。不如托故自辭。此乃萬全之策。西賓已另聘。可作速回去。不必在此。鳳娘依之。寫完。反命紅英送去。紅英不知其故。欣然而去。適與秋生。秋生一看。手足無措。紅英問之。秋生告其所以。二人各暗。叫苦。秋生道。紅姐且進去。我自自道理。紅英回覆了鳳娘。秋生在館中。心下想道。小如這光景。姻緣大分休矣。我去也罷。只捨不得紅英。左思右想。無甚計策。只得對老僕道。我久未回家。明日要去。可先替我稟知夫人。老僕入內告知夫人。夫人命治酒於館中。令金永相陪。秋生道。替我上覆令堂。我回去。未必就來。先生可另聘罷。又命老僕請夫人出來拜辭。胡夫人走出堂中。秋生作揖致謝。甚篤。夫人原送贖儀。又命金永拜別先生。紅英在夫人

後暗揮淚。秋生見了紅英。礙衆人眼目。只得飲淚出門。自思庵中。又不好去。恐露出馬脚。只得回家。望應天進發。正所謂

乘興而來。

敗興而返。

秋生一路飢餐渴飲。夜宿曉行。不幾日。到了鎮江。遂下了擺江船。誰知到了江中。黑風驟起。把舡一側。舡上人忙挽住蓬脚。秋生因坐於舡傍。早已側落江中。風高水急。無人撈救。竟葬於江魚腹中。老僧水厄之言。果應若竟出了家。此難或可免。後來其父家業凋零。亦不來庵中取他還俗。從此兩下不題。且說胡夫人。見秋生去了。

因對鳳娘道。先生臨去時。曾說未必就來。西賓必須另聘。我想兒童不可一日無師。為今之計。如何是好。鳳娘道。前鶴弟年尚幼。只算發蒙。今將來要作文字。必須得一個飽學的人。方妙。但我家館資淡薄。飽學的誰肯來。且我輩都是女流。怎曉得外邊光景。明日母親誕辰。要請牧雲庵師父來誦經。空如乃誠實老衲。問他必有飽學的人。而不計束脩者。夫人遂命老僕去請了。明日道人先來擺了佛像。空如又請一僧同來課誦。畢吃了小飯。然後念起經來。四向懺悔。胡夫人出來拜佛。空如問訊謝了。又命金永出來拜佛。空如問道。小官人尚未請

書廡。夫人道舊年聘一個先生。前日去了。今要請一個。只是沒甚飽學的。空如道。我庵中有一位白相公。真正飽學。就是本縣魏非瑕相公。也來請教他。父親曾為御史。世居青州。今寓我庵中。有二年。語音竟是杭州一樣。他曾對我說。要覓一個館。若夫人家。是絕妙的夫人。進去。對鳳娘說。知備細。鳳娘道。若與魏非瑕往來。必是有意思的。母親可出去問他。一的實。就托空如聘他。便了。夫人出來對空如道。老師方纔所言之人。若果肯坐館。就煩老師相聘。但我家清束金薄。只怕他不允。空如道。若論館資厚薄的。我也不說了。夫人大喜。遂進去。封一封聘金。待空如經誦完了。臨去。就把他袖去。相聘。又分付煩他回覆。明日清晨。空如果來。再三致謝。夫人問其館事。空如道。一說就允。白相公已擇下。後日赴館。夫人這裏把館室收拾起來。後日。看一人來。取了書囊行李。就來坐館了。言畢。別去。至那日。夫人命老僕去請眉仙。眉仙竟同空如步來。夫人先與眉仙見禮。後命金永拜見先生。又留空如吃素齋而去。眉仙進館。問前師取甚名字。金永遂取舊書法與眉仙看。眉仙見取個永字。不覺失笑。道。雖因姓取名。何至取此字。遂改個聲字。鳳娘知之。大喜道。果然真白生不同。只取人的名字。

就有許多意思。眉仙將帶來古玩擺設齊整。卧房仍是北邊一廂。又把珊瑚鞭子掛在床頭。安寓不題。且說魏非瑕到庵中來訪眉仙。知館於金家。遂來探望眉仙。自此何聖之沈雲鵬等都來拜望。又有這些求眉仙寫扇作文的紛紛而至。金家自用武公貶黜之後。門徑蕭然。竟無人跡。及請眉仙來作西賓。文人墨士踵門而至。把一個冷淨門庭重新鬧熱起來。鳳娘封霞簫道。前日先生在此。外人寂然。無一人來拜望他。今白生在此。將我塵垢蓬門。殊生光彩。霞簫道。白相公今只餽口。西序蓬華已增輝。他日若袒腹東床。我霞簫亦預榮寵。鳳娘微笑道。痴了頭。何出此狂言。霞簫道。我不是狂言。實是至言。小姐只看他改名一節。便見他才思。又兼少年美貌。夢兆相符。小姐後自。雖欲不適從得乎。鳳娘道。只取一個名字。不足見其大段才學。霞簫道。小姐今日可出一個詩題。求他一諫。若果才華敏絕。雖不可行鑽穴踰墻之事。亦不妨托盟山誓海之心。終身之計。在此一舉。此非狂言。乃至言也。鳳娘聽了。暗想此言亦是欲取詩題。時四月中旬。庭中海棠盛開。遂取四種海棠為題。又各拈了韻。乃是

垂絲海棠韻風字

西府海棠韻仙字

貼梗海棠韻梅字

秋海棠韻蕪字

鳳娘取素箋一幅。把四個詩題。端楷寫明。對霞簫道。看誰送去。霞簫道。小姐後日。上要侍奉巾櫛。我就親身送。去何妨。遂取而去。鳳娘暗笑。霞簫走出堂來。不見眉仙。於館中。竟在於庭中。閑步吟哦。霞簫只得忍羞向前。眉仙見了。急欲迴避。霞簫道。小姐適得一詩題。求相公一詠。眉仙方向前作揖。接了詩題道。姐且進去。片時容我做完了來取。霞簫遂去。躲於屏後等待。眉仙進館來。展開一看。見是四個海棠題。又限定韻。自語道。好個難題。又是個難韻。向問鳳娘詩才甚妙。我今日不可做得。醜。遂磨墨濡毫。按題而咏。不一時。四題俱完。又自看一番。將來得好。走出館來。霞簫見之。亦走來接詩。眉仙道。但句一堪入目的。望姐於小姐面前。一吹噓。二人冬。咲了一咲。霞簫接詩在手。喜之不勝。忙進內。遞與鳳娘。鳳娘展開看時。

第一咏 垂絲風字

苞莖冉冉 不禁風

舞罷玉人 幘未斷

第二咏 西府仙字

葦香萼品 皆仙

醉却醜顏 只假紅

低何粉蝶 暫相通

植得靈根 異域傳

點綴殘霞多少色。
第三咏馬鞭梅字韻

枝頭春漾任鶯遷

容欺桃李節欺梅。

因蒂安人夢未回。

每捧日光心愈赤。

几爐香處錦成堆。

第四咏海棠蘿字韻

球質空憐伴薜蘿。

堦前醉醒咲容多。

零露冷嬌無力。

黃菊時迎賞客過。

鳳娘看畢道。此詩成於頃刻。雅逸清新。而寓意深遠。真

目中所未見。二人稱贊不已。誰知眉仙自和詩之後。思

量道我在庵中。了緣曾說鳳娘才貌雙全。今日出這詩

題。看起來。才是不消說了。侍婢容貌如此。他的容貌

知。但我何能與他一面。雖苟合之事。亦不願。若與我訂

下婚姻。那時遵養時晦。申明大義於兩家。父母締結

蘿。我願足矣。只我何能有此福分。遂朝暮思念。感

病。不能訓誨。金聲遂不進館。夫人命老僕請醫調治。鳳

娘知眉仙得病。謂霞簫道。白生不知為甚得病。服藥難

痊。他孤身客寓。倘或不保。如何是好。霞簫道。容我去問

其得病根由。服藥方可。鳳娘遂取膠棗杏糕。交霞簫去

問。霞簫走至書館。卧房外。見白生倚在桌上。視牀頭珊

瑚鞭。點首摸擬。霞簫竟進房去。問道。白相公有甚尊恙。

小姐差我來問候。就將膠棗杏糕。放在桌上。眉仙忙立起。施禮道。小生有何德能。承小姐如此垂青。相贈。霞蕭又問得病因由。眉仙直告其情。霞蕭道。若訂盟之事。在我身上。相公且寬懷。遂來覆鳳娘道。白相公之病。原為小姐。且說苟合之事。亦不願。只要小姐許以終身。其病自愈。鳳娘沉吟不語。霞蕭道。又非私會。只一盟誓。何妨。且白相公因避難寓此。倘一旦患息。回家去了。那時欲覓此美貌才郎。只恐難得。不如致一盟書信物。彼疾必愈。至於結縭之事。且俟老爺回來。明告夫人。轉達其意。夫人知夢兆良姻。必允無疑。夫人一允。老爺必無別議。

非至分至大之論。鳳娘道。閨中淑女。私訂婚姻。若使外人知之。恐遭唾罵。霞蕭道。預夢所兆。何為私訂。且共事者我二人。有何外人知之。又非苟合私通。誰得與焉。鳳娘被數語提醒。遂取所佩一琥珀連環。并繫佩帶。取素箋作盟曰。

芙蓉開秀

鳳蕭二淑

白眉少年

吉夢先囑

琥珀雙環

誓書一幅

永訂絲蘿

日光如燭

有叛盟者

鬼神其戮

作畢用連環封好。付與霞簫而去。眉仙自霞簫問病。遂
以訂盟病已半痊。在房中吟詩志感。見霞簫來到。遂立
起身揖道。前言果若何。霞簫道。小姐人相公卧疾。坐卧
不安。我達相公之意。遂不愧獻醜。將信物盟書送來。眉
仙喜動顏色。餘病全愈。遂嘯而答道。小生菲才薄德。承
小姐如此重誥。真銘鑄五內。厚德難酬。遂將誓書連環
看了。藏於袖中。自思無物可表。於牀頭取下錦囊。珊瑚
鞭。并作一誓書道。

眉仙白引

才菲德寡

淑媛鳳簫

垂青深壺

報贈珊瑚

少伸微悃

式訂偕隨

永祈合巹

天目昭

願茲渝盟

寫畢。珊瑚鞭授與霞簫道。此仙師所贈。坐卧不離。今
將此小姐珍重藏之。見此珊瑚鞭。即如我矣。言訖。并付
以誓書。各珍重而別。霞簫將來。遙與鳳娘。鳳娘見了珊
瑚鞭。嘆息道。吉夢雖驗。但我身如白璧。今有微瑕。必待
良工琢磨。方能復舊耳。霞簫道。白相公即是良工。後日
各稟命成婚。微瑕不琢自去。鳳娘將誓書珊瑚鞭藏過。
眉仙亦將琥珀連環盟書收好。從此三人更相吟咏。樂
意陶陶。眉仙自病愈。依舊坐鏡。訓誨金聲。雖狎見霞簫

畫畫深污之念故一益知教益。有仙得了誓書信物
方得黃犢琴所云鳳簫臺上聽吹簫之句。乃言婦
人等此果應與家知。人可時得成良配。且聽下回
分聲。

引鳳簫卷之二終



所入
圖書
印

